



中国艳史

清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许啸天摇著

## 目摇摇录

- 第三十二回摇 改遗诏雍正登位 ..... 员  
好美色胤禩丧命
- 第三十三回摇 红灯热酒皇子遗爱 ..... 员  
煮豆燃萁兄弟化灰
- 第三十四回摇 牛鬼蛇神雍和宫 ..... 圆  
莺燕叱咤将军帐
- 第三十五回摇 鸟尽弓藏将军灭族 ..... 猿  
妻离子散国舅遭殃
- 第三十六回摇 破好事大兴文字狱 ..... 圆  
报亲仇硬拆鸾凤俦
- 第三十七回摇 破腹挖脑和尚造孽 ..... 缘  
褰帘入帟亲王销魂
- 第三十八回摇 弓鞋到处天子被刺 ..... 远  
手帕传来郎君入彀
- 第三十九回摇 宝亲王私通舅嫂 ..... 苑  
乾隆帝宠爱香妃
- 第四十回摇 狱中回妇深夜被宠 ..... 愿  
宫里天子静昼窃听
- 第四十一回摇 念父母乾隆下江南 ..... 怨  
争声色雪如登龙舟
- 第四十二回摇 东征西讨福康安立功 ..... 员  
依翠偎红皇太子偷香

第四十三回	摇	证前盟和桀弄权 结深欢高宗宿娼	.....	员愿
第四十四回	摇	莺莺燕燕龙须纤 叶叶花花云雨楼	.....	员愿
第四十五回	摇	脱簪苦谏皇后落发 奋拳狠斗天子被擒	.....	员愿
第四十六回	摇	涿州府皇孙出现 同乐园宦女失身	.....	员缘



## 第三十二回 摇改遗诏雍正登位 好美色胤□丧命

摇摇却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养病，这个消息传到雍郡王胤禛耳中，他便赶先到畅春园去叩请圣安。无奈这时皇帝病势十分沉重，心情又十分烦躁，不愿见家人骨肉。胤禛请过圣安以后，只得退出房外，在隔室悄悄地打探消息。这时在皇帝跟前的，除几个亲近的内监和宫女以外，只有国舅隆科多、将军鄂尔泰、大学士张廷玉三位大臣，终日陪着几位御医，料理方药。这三位大臣原和雍王打成一片的，自不必说，便是那太监宫女，平日也得了雍王的好处，凡是皇帝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都悄悄地去报告雍王知道。内中有一位宫女，原是贵佐领的女儿，进宫来已有四年；因她长得美丽，性情也十分伶俐，便把她派在畅春园里，专候临幸时伺候皇帝皇后的。她如今见雍王相貌十分威武，知道他将来有发达之日，便觑空溜到隔房去，陪些小心，凡是茶水饮食有不周不备的地方，都是她在暗中料理。雍王这时独居寂寞，得了这个知己，自然十人欢喜，觑人不防备的时候，他两人居然结了私情。雍王答应她，倘然一朝登了皇位，便封她做贵妃。那宫女越发感激，从此格外忠心。

这时，雍王和隆科多又商量过，假造皇帝的旨意，说病中怕烦，所有家人骨肉一概不许进园，可怜那些妃嫔郡王公主亲贵，一齐都挡住在园门外，便是皇后也只得在园门口叩问圣安，一任雍王在园里弄神弄鬼。看看那皇帝病势一天重似一天，那些御医看了，也是束手无策，只是天天灌下人参汤去，苟延残喘。看看到十一月底，天气十分寒冷，皇帝睡



在御床上，喘气十分急迫，他自己知道不中用了，忙吩咐隆科多，把十四皇子召来。那隆科多早已和雍王预定下计策，奉了皇帝的命令，出来把雍王唤进屋去。看皇帝时，已进气少，出气多。这时隆科多走出园来，见园门外挤了许多皇子妃宾，他便故意大声喊道：“皇上有旨，诸皇子到园，不必进内，单召四皇子见驾。”说罢，唤亲随的拉过自己的马来，嘴里说找四皇子去，快马加鞭地去了。你道他真的去找寻四皇子么？只见他飞也似地跑进宫门，走到正大光明殿上，命心腹太监悄悄地从匾额后面拿出那康熙皇帝的遗诏来。现成的笔黑，他便提起笔来，把诏书上写着“传位十四皇子”一句，改做“传位于四皇子”。改好以后，仍旧藏在原处，悄悄地出了宫门，又飞也似地回到畅春园去。这时康熙皇帝晕厥过去几回，到傍晚时候，才慢慢地清醒过来。睁眼一看，见床前有一人跪着，双手高高地捧着一杯参汤，口中连唤着父皇。康熙皇帝模模糊糊，认做是十四皇子，便伸手过去摸他的脸。那雍王趁此机会爬上床去，皇帝睁着眼端详了半天，才认出并不是十四皇子，乃是四皇子胤禛，不由他心头一气，只喊得一声：“你好……”一口气转不过来，便死过去了。

胤禛看了，假装做十分悲哀，嚎啕大哭起来，外面太监一听得里面哭声，忙抢进来，手忙脚乱替皇帝沐浴更衣。这里隆科多进来，把雍郡王扶了出去。雍郡王悄悄地问道：“大事成功了吗？”那隆科多只是点点头，不作声儿。停了一会，园门外的诸王妃嫔听说皇帝驾崩，便一拥进来。这时除胤初病着，胤禔、胤禵监禁着，胤禔出征在外，所有三皇子胤祉、七皇子胤祐、九皇子胤禕、十皇子胤禛、十二皇子



胤禔、十三皇子胤祥，此外还有胤祺、胤祉、胤禩、胤禄、胤礼、胤禧、胤祐、胤祁、胤禔共十六个皇子，和三宫六院的妃嫔，赶到御床前，趴在地下放声举哀。

哭了多时，隆科多上来劝住，说道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民不可一日无主；如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，本大臣受先帝寄托之重，请诸位郡王快到正大光明殿去，听本大臣宣读遗诏。”诸位皇子听说父皇有遗诏，个个心中疑惑，不知道是谁继承皇位。内中胤禔、胤禩尤其着急，只怕这个皇位被别人得去，因此急急地赶到正大光明殿去候旨。一会儿，那满朝文武都已到齐，阶下三千名御林军排得密密麻麻，大家静悄悄地候着。只见那隆科多、鄂尔泰、张廷玉三人走上殿去，殿上设着香案，三人望空行过礼，便从匾额后面请出遗诏来，隆科多站在当殿高声宣读。读到“传位于四皇子”一句，阶下顿时起了一片喧闹声。值殿大臣上来喝住，才把那遗诏读完。四皇子胤禩也一块儿跪在阶下候旨，这时便有全班侍卫上来，把胤禩迎上殿去；老实不客气，把皇帝的冠服全副披挂起来，拥上宝座。殿下御林军三呼“万岁”，那文武百官一个个上来朝见。礼毕，新皇帝率领诸位郡王亲王贝子大臣等，再回到畅春园去，设灵叩奠，遵制成服。第二日，把先皇遗体奉定在大内白虎殿，棺殓供灵。新皇帝下旨，改年号为为雍正元年。

这位雍正皇帝，便是在清史中著名毒手狠心的世宗。当时他跪在地下，听读遗诏的时候，谁在下面喧闹，他都暗暗地看着，到了一登龙位，他第一道圣旨，便革去胤禔、胤禩的爵位，说他们扰乱朝堂，犯了大不敬的罪，立刻把这两人捉住，送交宗人府严刑审问。那胤禔熬刑不过，只得招认



了，说如何和胤禩两人在外面结党营私谋害胤初；后来见胤初得了疯病，幽囚在宫中，便知道他是不中用了，因此日夜想法谋害胤禩。无奈胤禩手下养着许多好汉，非但不能伤着他分毫，而且眼看着他得了皇位，因此心中气愤不过，当时禁不住在朝堂上喧闹起来。宗人府录了口供，奏明雍正皇帝，皇帝吩咐从牢监里把胤禩提出来审问。胤禩见胤禩都招认了，便也无可抵赖，当即直认不讳，只求皇帝开恩，饶他性命。圣旨下来，把胤禩、胤禩两人打入宗人府监狱里，称胤禩“阿其那”，“阿其那”是猪的意思，你胤禩为“塞思黑”，“塞思黑”是狗的意思。

第二天，又提胤禩出来审问。这胤禩却不是寻常郡王可比，他是少林寺的嫡派弟子，学得通身本领，能飞檐走壁，铜拳铁臂，等闲三五十人近不得他的身。雍正皇帝做郡王的时候也曾吃过他的亏，常常被他打倒在地，故见了他就害怕，远远见胤禩走来，便躲避开去，因此含恨在心。如今登了皇位，便要报这个仇恨。胤禩这时候被宗人府捉来，到得审问的时候，他给你一个老不开口。那府尹恼了，吩咐用刑，只见他大声一笑，一纵身飞上瓦，去得无影无踪，那府尹忙去奏明皇帝，皇帝也奈何他不得。忙去把喇嘛请来，要喇嘛用法术去杀死他。喇嘛摇着头说道：“要处治不容易！他身边常常带着达赖一世的金符，等闲符咒近不得他的身。”皇帝问：“这金符可以夺下来吗？”喇嘛说道：“平常时候不能下手，只有候着他和女人亲近的时候，方可下手夺取他的金符。”雍正皇帝把喇嘛的话记在脑子里，吩咐心腹太监去设计摆布胤禩。

那胤禩自从逃出宗人府来，超发狂妄不羁。他最爱吃



酒，京城里大小酒铺子都有他的足迹。他穿着平常人的衣服，有谁知道他是皇子？他每到一处酒家，便拉着店小二同吃。东华门外有一家太白楼酒家，酿得好“三月白”。那店小二名余三，人又生得和气，胤璟和他最说得上，因此常在太白楼走动，吃到酒酣耳热的时候，便拉着余三坐下对酌，谈些市言村语，越发借杯酒以浇块垒，便常常到太白楼来。每来，余三便陪着谈些花街柳巷的故事，陌上桑间的艳闻。那风流事务，胤祿原是不擅长的，只因这时他胸中万分气愤，拿它来解闷消愁，也未为不可。

谁知今天听，明天听，把胤祿这个心打活了，越听越听得出滋味来。那余三又说些风流家数，花柳秘诀，打个胤祿说得心痒难搔。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那酒垆边忽然出现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儿来；只见她斜簪香肩，低垂粉颈坐着。有时向胤祿溜过一眼来，顿觉魂灵儿被勾摄了去。胤祿看了，不觉拍案喝“好！”只因满屋子酒客坐着，不便向她勾搭，看看那女孩儿的粉腮，娇滴滴的越显红白。胤祿看了，忍不住唤了一声“美人儿！”那女孩子抿着樱桃小嘴，嚶吟一笑，转过脸儿去看别处。这情形被余三看见了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相如卖酒，卓女当垆。俺家三妹子今天得贵人赏识，也是她三生有幸。”说着，便向那女孩儿招手儿说道：“三妹子过来陪爷喝一杯何妨。”那女孩儿听了，便笑吟吟地走过来，在胤祿肩下坐着，低着头只是不作一声儿。胤祿看时，长眉侵鬓，星眼微斜；不觉伸手去握着她的纤手，一手送过一杯酒去。那女孩儿含羞带笑地便在胤祿手中吃干了一杯，胤祿连连嚷着妙。一抬头，见那店小二余三早已避开了，他两人便唧唧啾啾地说笑起来。谈到夜静更深，那女孩儿便



悄悄地伸手过去把胤禩的衣角一扯，站起身来便走；胤禩也不觉身子虚飘飘地跟着她走到一间绣房里，罗帐宝镜，照眼销魂。那女孩儿服侍他宽衣睡下，自己也卸装解珮，钻进绣衾去，和胤禩并头睡倒。胤禩睡在枕上，只觉得一阵一阵芳香送进鼻孔来，他到了这时，便忍不住转过身来，对女孩微微一笑。

正在得趣的时候，忽听得哗啦啦的一声，一个大汉跳进屋子来，伸手在衣架上先夺了胤禩衣襟上佩着的金符，一转身，手中执着明晃晃的钢刀，向床上扑来。胤禩忙把怀中的女孩儿推开，喝了一声，只见他口中飞出许多金蛇，直冲那大汉。这时窗外跳进来四五个壮士，个个手擎宝剑，围住这绣床奋力攻打。无奈他口中金蛇来得厉害，那刀剑碰着金蛇，便毫无用处。那大汉斗了半天，见不能取胜，便打一声唿哨，带着一班壮士跳出窗子逃走了。回到宫里，回奏雍正皇帝。皇帝听了十分诧异，忙问国师，那国师说道：“这是婆罗门的灵蛇阵。陛下放心，凡学这灵蛇阵的必须对天立誓，不贪人间富贵。想来这胤禩决没有叛逆的意思。雍正皇帝听了国师的说话，将信将疑；后来到底趁胤禩害病没气力的时候，把他捉来关在监牢里，用毒剑杀死。那胤禩和力士还奋斗到三天，连杀了三个剑客方死呢。

雍正皇帝拔去这几个眼中钉，心中才觉爽快。谁知隔了不多几天，又有边关报到，说青海的罗布藏丹津引诱喇嘛察罕诺门，觑着世宗新接皇位、多庭多故的时候，便乘机造反。先派人去劝额尼尔德尼郡王、察罕丹津亲王两人一同举兵杀进关去，谁知他两人都不听从，便恼了罗布藏丹津，调动兵马，先把一位郡王一位亲王赶进关来。那亲王和郡王被



他逼得走投无路，便动文书进京来告急。雍正皇帝看了文书，心下正在踌躇，忽内侍进来报说国舅隆科多求见。皇帝连说：“请进”。两人见了面，皇帝说道：“舅舅来得正好！”便拿边关告急文书递给他看。那隆科多看了，便说道：“臣也为此事而来。陛下不是常常说起那年羹尧拥戴之功不曾报么？又不是说那胤禩屡经征战深得军心是可怕吗？还有陛下做郡王的时候，招纳了许多好汉养在府里；如今大功已成，他们都仗着自己是有功的人，在京城里横行不法，实在不成事体。如今却巧边关上出了事体，陛下不如下一道谕旨，派胤禩做抚远大将军，年羹尧做副将军，从前陛下招纳的英雄好汉，都一齐封他们做了武官，由年羹尧带他们到青海去，免得留在京城惹是生非。”雍正听了，说道：“计虽是好计，但是老年辛苦了一场，叫他做一个副将军，怕委屈他罢？”

再者，那胤禩给他做了一个大将军，怕越发不能制服他呢。况且那班英雄好汉，怕也不都永远叫他住在青海地方；他日回京来，依旧是个不了。”隆科多听了皇帝的話，笑说道：“陛下莫愁，臣自有作用在里面。”接着又低低地把里面的深意说了。雍正皇帝听了，不觉拍案叫绝。第二天坐朝，便把胤禩封为抚远大将军，年羹尧为副将军；一面又叫鄂尔泰袖着密谕去见年羹尧，吩咐他如此如此，年羹尧受了密谕，连日搜集那班江湖好汉，保举他做副将、做参赞、做都统、千总、把总的。那班好汉一旦做了大官，便十分欢喜。看看调齐了八万大兵，皇帝吩咐副将军带领兵马先行起程。拨队那一天，天子亲自出效送行。在路上足有三个月行程，到了四川边疆地方，会合了四川的副将岳钟琪手下四万兵马，浩浩荡荡杀向青海去。



雍正皇帝待年羹尧去了两个月，才放胤禩出京，挂了大将军帅印，带着一百个亲兵，轻装简从地赶着路程。到了四川成都省城，打听得年羹尧已带兵杀出关去了。胤禩心中疑惑：怎么副将军不待大将军的军令擅自出兵？正气闷的时候，忽然有廷寄送到。胤禩忙摆设香案，接受圣旨。一位太监宣读道：抚远大将军胤禩着即免职，所有印绶，交年羹尧收；着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，岳钟琪为参赞。胤禩才听罢圣旨，回过头来一看，那年羹尧也和自己并肩跪着接旨，到这时，胤禩心中才明白皇帝是调虎离山之计；如今他自己的军队又不是跟前，手中又失了兵权，便也无可奈何，窝着一肚子气，把印信交出，拂袖而去。只因他这时无权无势，他的行踪也便没有人去查问他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说话广东省珠市上有一有买卖行，主人姓梁，连年买卖不佳，亏折已尽。店主人和伙计们终日愁眉不展，坐在店堂里发怔。看看已到年关，债户四逼，这姓梁的无法可想，吩咐小伙计到江边照财神去。原来这“照财神”是广东商家的风俗，倘有营业不振，便在江边树一杆旗杆，杆头挂一盏红灯，名叫照财神。这家买卖行恰巧开设在江边。谁知红灯才挂上，忽然有一只大货船驶近店门口停下。船上跳下一个大鼻子家人来，操着北京话，问道：“行主人在吗？”姓梁的忙出来招呼，那家人领他到船上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，体态魁梧，举动阔绰。他自己说姓金，此次贩卖许多北货茶果，特到广州来销售。只因找不到熟悉的行家，只见你家门口挂着红灯，特来拜托。那姓梁的看船中货如山积，没有三五十万银子，休想买得到手；但是这时广东正缺少北货，倘能把这一船货买下，定可大大地发一笔财。只恨自己手头没



有本钱。心中便万分焦急。那男人看出了店主人的心事，说道：“你倘没有本钱，也不要紧，我船中有四十万银子的货物，暂时寄存在你店中，托你慢慢地销售。现在我并不要你分文，待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我再来和你结帐。”那店主人听了他的话，十分喜欢，连连对他作揖道谢。一面备办极丰富的酒席款待这客人，一面雇了许多夫役，把船上的货物统统搬进店去。

那客人吃过了酒饭，说一声叨扰，便上船去了。这姓梁的在店中替他经营货物，不上半年功夫，那许多货物都已销去了，整整的赚了十万银子。店主人将货款去存在钱铺子里生利，只待那客人到来结帐。看看又到年底，姓梁的便打扫店堂，预备诞席，自己穿着袍褂恭候着。那夜里，那客人果然来了，十只大船，一字儿停泊在这买卖行门口，船上都载满着南北货物和参佳药品。那客人走上岸来，一见了主人，便拉着手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此番够你忙了！我船上有四百多万银子的货物，你快快想法子起岸吧！”那店主人一面招呼客人吃酒，一面招集了合城的买卖行主人，商量堆积货物的事体。顿时雇了五七百个伙役搬运货物，吆喝之声满街都听得。搬完了货物，姓梁的才进来陪着客人吃酒。酒醉饭饱，主人捧出帐簿来，正要结帐，那客人把帐簿推开，说道：“你决不有错，俺们慢慢地算罢。”说着站起身来便告辞去了。临走的时候说道：“此去以三年为限，到那时我自己来和你算帐，现在不必急。”说着跳上船头，解缆去了。

这姓梁的自从那客人去后，着意经营，居然十分发达。不上三年工夫，那十船货物早已销完。姓梁的天天候着，到了大除夕这一天，那客人果然来了，一见主人，便说恭喜。



主人一面招呼酒食，一面告诉他那宗货银连本搭利已在六百万以上，分存在广州各钱庄家，如何处置，悉听大爷吩咐。那客人听了，便说道：“提出一半货银，划付汉口德裕钱庄；其余的一半，且存在广州再说。”主人听了客人的吩咐，便连夜到各钱庄去汇划银子。看看到了正月初五，那客人孑然一身，只带一个家丁，住在姓梁的买卖行里，姓梁的虽是天天好酒好菜看待他，但他总觉得寂寞无聊。要知道这客人到底是什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三回摇

## 红灯热酒皇子遗爱 煮豆燃萁兄弟化灰

摇摇却说那姓梁的店主人，看那客人住在客边寂寞无聊，便替他想出一个解闷的法子来了。原来这时正月初上，广州地方珠江边的花艇正十分热闹，真是脂粉如云，管弦震耳，那些娼家也竟有几个好的。姓梁的便邀集了许多同行朋友，陪着这位客人激紫洞艇子去，艇中绿窗红毡，十分精雅。那客人坐定，姓梁的一面吩咐设席，一面写着红笺，把八埠名花一齐召集了来。这客人坐在上首，五七十个女娃子都陪坐在他左右，一时脂香粉腻，莺啖燕叱，几乎把一座艇子挤翻了。那客人虽是左拥右抱，却一个也看不上他的眼；一会儿他推说小解，溜到后舱去。这时，只听得一阵阵娇声啼哭。他循着哭声寻去，只见后舱一个娇弱女孩儿，被鸨母浑身上下剥得精赤的，打倒在地。那鸨母手中的藤条儿，还不住地向那女孩儿嫩皮肉上抽去，顿时露出一条一条血痕来。那客人看了，说一声：“可怜！”急抢步过拦住鸨母手中的藤条；一面忙把自己身上穿的袍褂脱下来，在那女孩儿身上一裹，抱在怀里，走出前舱来。这时前舱有许多妓女和客人，他也不管，只是拿手帕替她试着眼泪，问她名字。那女孩儿躲在这客人的怀里，一边呜咽着，一边说自己的名叫小燕。自从被父母卖到这花艇子里来，早晚吃老鸨打骂，说她脾气冷僻，接不得客。那客人一面听她说话，一面看她脸面。虽说她蓬首垢面，却是长得秀美白腻；便把衣服打开，露出雪也似的身体来。上面衬着一缕一缕的血痕，越发觉得鲜艳。这客人忍不住伸手去抚摩她，小燕急把衣幅儿遮住，那粉腮儿



羞得通红，嫣然一笑，低低地说道：“给别人看见像什么样儿。”再举眼看时，那满舱的妓女和客人都去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他两人，从此这客人便迷恋着小燕，双宿双飞，一连一个多月不走出舱门来。这时的小燕却迥不是从前的小燕，她打扮得花朵似的，终日陪伴着这无名的客人，两口子十分恩爱。有时只有这姓梁的走上船去谈几句话，别的客人，他一概不见。

光阴迅速，转眼春去夏来。那客人忽然说要回去了，问他回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也不肯说，只吩咐那姓梁的，把存在广州的三百万两银子，拿一百万在珠江边买一所大屋子，里面花木陈设都要十分考究；一百万银子给小燕平时使用，替小燕出了箱，住在那屋里。剩下的一百万银子，便送给了姓梁的。姓梁的问他何日归来。他听了，由不得眼圈儿一红，说道：“此去行踪无定，倘吾事不败，明年此时便是我归来之日；过此，今生怕不能再和你们相见了！”他又悄悄地对小燕说道：“你我交好一场，连我的名字你也不知道，如今我对你说了，我的名字叫做胤禔，你若记念我时，在没人的时候唤着我的名字，我便知道了。”那小燕听了他的话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在小燕十分凄楚的时候，他便一甩袖子走了。小燕住在那座大屋子里，痴痴地候了三年，不见那客人回来，后来，她把这客人的名字去告诉姓梁的，才知道这胤禔是当今皇帝的弟弟，吓得那姓梁的从此不敢提起这个话；便是小燕，也因为感恩知己，长斋拜佛去了。以后那胤禔、胤禔这班皇子，虽不知下落，但也还有一点点消息可寻。这个消息，却出在河南彰德府一个落拓秀才身上。

这秀才姓庄，名洵，讲到他的祖上，也做过几任教谕，



他父亲庄士献也是一位举人。便是庄洵自己，也早年中了秀才，实指望功名富贵，飞黄腾达；谁知他一中之后，截然而止。到二十岁上，父母一齐去世，庄洵不事生产，坐吃山空。眼见得这区区家业保守不住了，他便索性抱了破釜沉舟的志愿，把家中几亩薄田一齐卖去，拿卖田的钱，去捐了一名监生，赶到京里去下北闱。谁知文章憎命，连考三场，依旧是个不中，从此流落京华，吹箫吴市。亏得他住的客店主人，指导他在客店门口摆一个测字摊儿，替过往行人胡乱测几个字，倒也可以过活。这客店在地安门外，原是十分热闹，且宫内的太监，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很多。那太监的生性又是多疑，因此他们有什么疑难事体，便来问庄洵。那做太监的，又是河南彰德府人居多，因此庄洵和他们厮混熟了，攀起乡谊来了。

不知怎的，这个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了尚衣监的太监刘永忠的耳朵里。那刘永忠和庄洵不但是从小的乡邻，还关着一门亲戚；听他同伴常常说起庄洵，他便觑空溜出地安门去，远远见庄洵在客店门外摆着一个测字桌子。刘太监抢上前，喊了一声：“庄大哥！”那庄洵听得有人叫唤，忙抬头看时，见一位公公走来。庄洵和他多年不见，一进认不出来，怔怔地对他看了半天，才恍然大悟，笑说道：“你不是俺刘家庄的刘二哥吗？”那刘太监呵呵大笑，庄洵忙收拾测字摊儿，两人手拉手地走进客店去，细谈别后的光阴。刘太监夸说自己做了尚衣监的总管，天天见着太子的面，多承太子十分信任；又夸说宫中如何繁华，同伴如何众多，出息如何丰厚。把个庄洵听得心痒痒的，十分羡慕。第二天，刘永忠又把庄洵邀到大栅栏楼里去吃酒，吃酒当儿。庄洵便



问：“宫中同伴究有多少？”那刘总管略一思索，便说道：“约略算来，也有二千多人。”他便轮着指数着：乾清宫多少，昭仁殿多少，坤宁宫多少，永寿宫多少，等等，直数了一长串，刘总管说得天花乱坠，庄洵听得神魂颠倒。待他说完了以后，庄洵便求着刘总管道：“宫内既用这许多太监，谅来也不多我一个，求二哥帮我的忙，把我也携带进宫去当一名太监，省得在外面挨冻受饿。”这刘总管听了他的话，不禁怕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俺的庄大哥，你怎么这样糊涂！这割鸡巴不是玩儿事体呢！你这样年纪，怕不要送掉性命。你既要谋事，咱这里每年备办龙衣袍褂和江南织造衙门来往的信札很多，大哥不嫌委屈，便屈就了这个差使罢。”庄洵听了他的话，急忙称谢。从此以后，庄洵便当了刘总管的书记，凡是和各省官府来往的私信，都是庄洵代写。

庄洵得了刘总管的照应，他光景慢慢地舒齐起来。只是常常听刘总管说起宫中如何华丽，如何好玩，便要求刘总管带他进宫去游玩。刘总管也答应他有机会也顺便带他进去。隔了几天，那江面织造的龙衣已经送到。刘总管带领十八个太监出去，向内务府衙门去领龙衣，把庄洵也改扮做太监模样，挂上腰牌混在十八个太监里面，手中捧着黄锻衣包，一串儿走进乾清门去。一走进门，只见宫墙巍峨，殿角森严；一色黄瓦，画栋飞檐。把个庄洵看得头昏眼耀。走进乾清门，便是乾清宫，走进宫门，东向有一座门楼，上面挂着弘德殿匾额；西向一座门楼，上面挂着昭仁匾额。北向大门两旁，东面的上面写着东书房，西面的上面写着西书房，里面隐隐有戴大帽穿朝靴的人踱来踱去。三五个太监在门外站着，见刘总管走来，都向他笑笑点点头儿。绕过西书房墙